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二、六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■ 付秀宏

北碚儒雅忠義的身影

自認為是一個愛儒雅的人，我卻不敢說太懂儒雅。雖知重慶北碚富集儒雅，因抗戰匯集了那麼多的才俊；但就一個地方而言，歷史中諸多名人，數年間來此地者就達幾百，該是多麼幸福的所在啊！

重慶因戰時國民政府內遷，定名陪都；而北碚，又可稱「陪都中的陪都」。當時，最大的科學中心和眾多教育機構均在這裡落戶。很多著名文人在北碚或小住或寓居，留下了重要文化成果，北碚成為戰時中國的文化教育中心。

如果這世上有一個名人懂北碚，你只能看到一爪一鱗的北碚。如果這世上有幾百個名人懂北碚，你完全可以見識一個人文立體的北碚。當然，認識過程可能漫長、曲折，但最終需要會晤四個字——儒雅忠義。

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科教文化界的眾多名人，為何如此鍾愛北碚？因緣眾多。北碚離重慶市區有一段距離，藏身高山，敵機不易轟炸；這裡山繞水行，寧靜淡定，宜於做學問。而文化機構和著名文人擇居此地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：具有「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亦如是」的獨特體驗。老舍在《北碚瑣憶》中寫道：「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，具體而微的，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，它的安靜與清潔，又遠非重慶可比。」從北碚抗戰時期的鄉村建設試驗區到今日北碚之若干桂冠，儒雅北碚的身影愈來愈具底蘊之氣，八十多年來的文化涵養比鬧市多了幾分崇和風範。

北碚這一地名由來，有「石樑伸入嘉陵江心，古稱碚石」之說，且因其處原巴縣之北，故名「北碚」。而黃炎培在《北碚之遊》中，卻解釋「碚」為「很大很大的石塊平鋪着，和地面一樣。」也有人說「北」字，是由「白」字轉音而來，「白」字源自該地形似「鰲」背的白色山崗。范成大《吳船錄》載，「蝦蟆碚在南壁半山，有石挺出如大蟆，呿吻向江」，說明此碚石不處水中而在陸地；另一證據《巴縣檔案》書寫該地則以「白碚」為主。而到民國之時，不論方志還是名人筆記，都普遍用「北碚」了。在《巴縣檔案》中，還看到金剛碑曾記作「金剛背」或「金剛碚」，所以「碑」應由「背」或「碚」字演變而來。

唐畫家吳道子、李思訓所作《嘉陵勝景圖》，引人入勝處就是北碚段的嘉陵江小三峽，即瀝鼻峽、溫塘峽、觀音峽。嘉陵江環抱北碚城，小三峽如詩如畫從城邊穿過。北碚本屬嘉陵江畔區鎮，處於原巴縣、璧山和合川的交界處。

時下，北碚區正在得益於名人情操熏陶和江山風景鑄造之助。今日北碚處處是景，城南嘉陵風情步行街800餘米，以斗角翹簷的徽派建築濃縮了城市一角魅力；而置身大碼頭下的江邊看嘉陵春水奔湧更是賞心事；攜友盪舟去看江心那砣大碚石、並在上面放風箏，你則大可樂而忘歸。

如果走在北碚街頭，請一定不要錯過近年不斷提檔升級的盧作孚紀念館，正是這位執政者順應潮流，首倡把鄉村清幽變成儒雅清幽。因盧作孚悉心治理與鼎力建設，使北碚舊貌換新顏。但是，1952年「三反五反」運動中，盧作孚不堪面對巨大壓力，因忠義之心難平，在家中自殺。很少有人想到，這位在抗戰中以自家船隊拯救政府和軍隊的民族功臣，這位辦教育、辦實業而自己每月只領50元薪水養活全家的大亨，竟會這樣悲壯謝幕。周恩來在北京得知噩耗，提議開會現場起立，為對民族航運和抗戰建有奇功的盧先生致哀。出駐地北碚的西南大學六號門，右行數百米，有個環綠抱翠的園子，那是長眠在北碚的抗日英雄張自忠陵園，他是另一位忠義人物。當時，張自忠身為天津市長，無奈與日本人例行交往，因之背負了漢奸罵名，其後在中日戰場上張將軍慷慨赴死。張將軍塑像戎裝佩劍，凌空高蹈，深沉目光眺向遠方。他以49歲的華年，把「忠義」演繹到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。

北碚之上的風雲故事，盧作孚和張自忠都深深懂得，只是他們習慣緘默，用無言證明了太多的事情。北碚像一個文化故園城，匯作一個城市的儒雅忠義記憶，如同數十個影像群一般。我堅信，每一個影像承襲閱盡滄桑的文化符號，只要稍帶點人生況味看過這些名人故地的人，都因遊歷北碚而倍增深蘊。這如同自然人文風景加持，每個人都可接住北碚名人的靈度，最終儒雅的光環會照見你的眼眸。

第一個儒雅的光環，從天生新村一幢不起眼的小別墅發出，老舍在這裡創作了《四世同堂》等作品，近兩百萬字。第二個儒雅的光環，從當年曾令梁實秋油然而生愛意的雅舍發出，它在半山腰白牆黑瓦地站着。第三個儒雅的光環，從梁漱

■張自忠將軍墓之雕像。 作者提供

溟待了十年的金剛碑小鎮和勉仁書院遺址發出，這裡有綠的桑葉、紅的桑椹。

現在的北碚，總是與都市化保持着適當的距離。它葆有遺世獨立的儒雅氣質，就像「對影成三人」的李白，更像「舍南舍北皆春水」的杜甫，雖涉身過官場，始終擁有或仙或聖的氣質。從新開發的狀元府第，從屋頂的狀元帽設計，再到「巴渝第一狀元」馮時行的雕塑，無不體現着北碚文脈的豐富內涵。

當下，北碚還醉心於金剛碑古鎮的重建——當年繁榮的煤炭碼頭，曾令傅抱石、于右任、梁漱溟、吳宓、陳子展等一大批名流因大火扼腕歎息之地。復建金剛碑古鎮，讓北碚人在家園中找到更多心靈棲息地，擁抱離別多時的深情鄉愁。其實，佈滿小鎮的每一間房屋都長滿了文眼，它是人靜默時雙手合十的獨家記憶。

西南大學前身，原是清光緒年間興辦的川東師範學堂。黃炎培、于右任、梁漱溟、馬寅初、老舍、吳宓等人，當年都曾對置身北碚的西南大學流連忘返，讚不絕口。如今西南大學佔地上萬畝，在校學生五萬餘人。鳥語花香的林蔭道上，綠樹映襯着一塊路牌：吳宓路。

名人遺蹟作為北碚的重要文物資源，見證了北碚的歷史變遷。眾多領域的傑出人物都在北碚留下了足跡，為北碚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底蘊。北碚的每一條小巷，每一條街，都鋪襯着厚重的歷史、燦爛的文化。北碚人十分珍惜時世流年所賜予的儒雅忠義，既然它選擇了北碚，就是北碚在前世已懂了儒雅忠義。

老舍之子舒乙在《第二故鄉的夢》中寫到：「全國的精英一下子集聚在祖國西南的一個小鎮，在歷史上很罕見。」經濟學家胡星斗說：「北碚像個少女，做着水靈靈的夢。」是的，北碚是那般古老而儒雅，總以一種深沉、超然態度——展現出理想生活的樣子。北碚背倚縉雲山，前臨嘉陵江，表面風輕雲淡，深層富集的儒雅忠義身影——已然形成巨大的文化氣場和悠長風水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慈航淨院與古巖淨苑

話說就在本港淪陷時期，慈航淨院廣開佛門，兼收男女信眾，日軍雖然殘暴，亦不敢貿然騷擾寺廟，此或者與日本人的信仰有關；另外，亦有傳說指出，日軍由於認識胡文虎其人，故此並無強徵他名下的機構，以及他所支持的組織；及至二戰結束後，慈航淨院遂回復為女眾道場，繼續弘揚佛法，此外，亦開辦教育事業以作育英才。

就在1952年，智林法師有鑑於鄉童失學問題非常嚴重，就在附近開辦義學，校舍由胡文虎、胡文豹兩兄弟捐助；至1982年，慈航淨院更獲港府資助，就在圓洲角興建新校舍，從而將義學遷至新校址，那就是慈航學校了；而原先義學則改為慈航幼稚園，及至2000年就停辦了，其後將物業贈與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作為慈善用途。

且說在沙田車公廟另一旁亦有佛教道場，此即為古巖淨苑，為港人所忽略，此一淨苑由意昭法師於1951年創建，當中所有建築物均藏在巖石及綠樹叢林；進山門後，穿過販賣香燭貢品的櫃台，可見一處石巖旁的平原，一排神龕供奉泰國招財女神俺喬的雕像龕；荷花池塘供奉送子觀音的雕像；門前有一副對聯：「大肚包容了卻人間多少事；滿腔歡喜笑開天地古今愁」；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的玻璃龕亦有一副對聯：「法雨慈雲眾生受福；金輪寶蓮蓋兩戒長明」；土地神龕位有橫額「祥垂福降」，兩旁對聯云「土生五穀濟貧餒；地產金玉賜福人」；山徑（證菩提道）有弦一法師一副對聯：「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；滋味濃時讓三分與人嚐」。

意昭法師出身於廣東書香世家，在1944年前赴韶關南華寺，在虛雲和尚庭下受戒之時年僅17歲；其後他跟隨虛雲和尚轉往雲門寺聽教參方；事實上，1949年中內地政局非常動盪，虛雲和尚囑咐意昭法師前赴本港，抵港之後，意昭法師在荃灣竹林禪院閉關三年，潛心學習佛法；其後獲得曾璧山居士捐贈在沙田一幅地皮，更協助建造佛苑；意昭法師為紀念先師虛雲和尚，以他的別號古巖，作為佛苑之名。

古巖淨苑之內的千佛寶殿，有一座高及天花的圓柱形佛塔，頂端放置五方佛，此為「五方世界」的象徵，中央一尊即為毘盧遮那佛；而佛塔下方，則遍佈千尊小佛像，營造「千佛繞毘盧」的意境；就在1995年，古巖淨苑在千佛寶殿四周牆壁添加四大菩薩，即觀音菩薩、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及地藏菩薩，以及五百羅漢像，此一小小空間，遂容納滿天神佛。

時至今日，進入古巖淨苑參拜的善信，大多由於苑內有一尊四面佛像；當年意昭法師經常前赴南洋弘法，遂結識泰國之副僧王，1985年獲贈四面佛像，置於古巖淨苑；據說那是本港第一尊四面佛像，另外，亦有本地善信贈送一尊四面佛像給竹林禪院，自此四面佛信仰在港傳播；古巖淨苑平日善信不多，香火至為鼎盛的日子除佛教法會，即為11月9日的四面佛誕。

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一百）

近代高僧蘇曼殊

白雲深處擁雷峰，
幾樹寒梅帶雪紅。
齋罷垂垂渾人意，
庵前潭影落疏鐘。

近代高僧蘇曼殊詩
素仲配畫
甲午秋日

蘇曼殊（1884–1918）是廣東香山（今中山）人，出身商人家庭，身世複雜，有生母，養母是日本人。在日本出生後，六歲回國，青年時期又回到日本留學，1930年歸國並出家。這是一首描寫禪定的詩句，對景物的描畫很優美，令人吟詠不已，並有同樣步入禪境之感，可見詩人的才情。正因為是才子，故此在俗世中往往被情所困，因此而厭倦了俗世中的煩惱而出家也不奇。

啟悟隨筆

蘇曼殊被稱為情僧，粵曲有一段描寫日本姑娘櫻子追尋蘇曼殊的淒美愛情故事。蘇曼殊另一首非常有名的詩「生憎花發柳含煙，東海飄零二十年。懺盡情禪空色相，琵琶湖畔枕經眠。」抒發了詩人厭倦往返日本和中國的飄流生涯，更懺盡了人間俗情，並為得以禪修。擺脫俗世凡人，情愛枷鎖的放下自在心境。

**編者按：本欄結束，謝謝支持！即將刊登新作品 —「菩提路上 — 弘一大師的足跡」。

遊蹤

■ 翁秀美

橙 色

是否，南方的冬每年在來的路上都被北方熱情地請了去？所以，少了大雪少了嚴寒，沒有臘梅映窗，沒有相對圍爐的暖。三九天，瑞雪紛飛，身邊才有點秋的模樣。草地的綠終於褪了，遠望是一大片淡淡的黃，如初春「草色遙看近卻無」的那種若有若無的青綠，這淡黃也近似於無。落羽杉，無論生長在土裡還是水中，樹上的細葉都變成了深橙色，又轉向銹紅，一抹抹深深淺淺的橙夾雜在新綠老綠與灰黃之中，美得生動鮮活。

這明媚的橙色，動人，暖心。色彩中，間色，是兩種顏色的簡單混合。橙在紅與黃的中間，屬間色。它胸懷廣闊，溫和安詳。它有紅色的溫暖，但沒有紅色那麼熾熱；它有黃色的尊貴，又沒有黃色那麼耀眼。它給人的感覺愉快飽滿，低調不張揚。

橙色是太陽的顏色。當朝霞滿天，新鮮的橙黃露出一線，緩緩地，升高，光芒四射，山巒雲海盡染霞光，一片明朗；當夕陽西下，一輪老去的橙紅，留戀地告別，離自己那麼近，觸手可及，漸漸地，隱於山後海底，沉靜溫柔。記得幾年前出過一個上聯：落日裡，余（餘）光中，草明廬隱。費盡心思，聯中嵌了三位作家的名字：余光中，草明，廬隱。當時只是好玩，如今想來，我實是愛極這上句裡的色彩與意境。

橙色是秋天的顏色。收穫，成熟，秋的顏色寫在詩人的心上，東坡先生說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秋來了，金黃的稻田，翻飛的落葉，漫山遍野，轉為橙黃而至橙紅，這般的多彩為秋日做了最濃墨重彩的註腳。當橙色隨着秋的深重跟着轉為古銅色與暗紅，秋色也有了一種文藝般的古典優雅。枯盡的樹葉為深褐色，生命走到盡頭，叫人憐愛珍惜；而凋零，沉默，或許又是生命的重新開始。

橙色，也是生活的色彩。灶膛的火焰，紅與黃不停地纏繞交織，燦爛輝煌，將日子過得味美而舒暢。當它濃縮成蠟燭之上的一點，又點亮了無數人的理想與希望。一點跳動，燭心的橙色微火，往往為深情的目光凝望最久，有期盼有關懷，有喜悅有憂傷，更多的是長夜的相伴和無盡的思念。

北京紫禁城，規劃嚴整、規模宏大的宮殿建築群，正紅色的大門，飾以金黃色的銅釘，皇家的威嚴氣派一覽無餘。不過，在落日餘暉下俯瞰時，屋頂那一色的黃色琉璃瓦，被溫柔地染成柔美而豐潤的橙色，掩映在綠樹濃蔭之中，格外賞心悅目，這規矩森嚴的屋頂之下，也鋪滿了春花秋月、流動着快樂幸福吧。

記憶裡，與這美麗的橙色時刻相伴。兒時家中庭院，種植了梔子、迎春花、太陽花、美人蕉。美人蕉又叫它綢子花，橙紅色的花瓣質感真的如綢緞一般，一日看三回不為過。桔子的淺橙色，糖果的深橙色，寶貝般地捧在孩子手上，橙色的蝴蝶結飄在小姑娘的辮梢上。雞蛋糕，則是我們無限期盼的美味，表面的顏色是橙色烤焦了的色彩，掰開來，卻又是那麼鮮嫩鬆軟的橙黃，實在饞人，一下子就將心收伏。橙色，大人們稱為小紅色。大紅色是正色，小紅色便是這橙紅了。母親為女兒織的毛衣多為小紅色。紅色毛衣，映着雪對着梅非常好看，小紅色毛衣顯得自由活潑一些，它不是很熱烈，也不是很鮮亮，卻歡快溫馨，給予貼心的關懷。

收到朋友花瓣雨出版的新書——《你是我溫暖的依靠》，一下子被封面吸引住。封面以深橙與淺橙組成秋天的樹林，中有微微的淺黃，那是陽光的照射，兩隻貓咪相互依偎着，望向遠方。儘管身邊落葉飄零，然面對陽光，便是暖意融融。配文寫道：你給的溫暖不在言語間，在歲月裡。封面用心若此，文章更是滿賦深情，整本書柔軟得融化了心。

冬至過去，白日漸長。下班，坐在車上，落日一路相隨，圓而大，新新的橙紅，入心的暖。這暖，令天地寧靜和諧，讓心靈澄澈安然。

浮城誌

■ 星池

闔家平安

「帶上口罩吧！」女兒為母親遞上一個口罩，母親接過後，徐徐戴上，然後二人默默坐在椅子上，在嘈雜的醫院內傾聽廣播叫出的每個名字。「今天是初七，人日，人人生日啊！」女兒呆等多時，想隨心說些話。「對！初七！差點忘記了，這個農曆新年真的頗溫暖，好像少了些氣氛。」母親說罷，閉目養神，又繼續等。

在這和煦的中午，女兒陪伴母親來到醫院的日間醫療中心覆診。二人甫到達之時，遙遠已見排隊乘搭升降機的人龍，一會兒後，上到四樓的骨科門診，登記過後，才好不容易於略為擁擠的等候區找到位置坐下，等待醫生呼名。由於流感肆虐，在人多擠迫的地方務必小心，因此，母女二人縱使近來並沒患病，仍自備口罩，恰巧遇上附近有人正在不斷咳嗽，卻沒戴口罩，也沒用手掩口。

時針移動，分秒流逝，快近三小時，母女二人終於完成看醫生、付錢買藥及取藥等程序。沿途四周也人聲鼎沸，二人直至來到大堂，用醫院提供的搓手液潔淨雙手，步過自動門，離開醫院後才真正重獲寧靜。「不如除掉口罩吧！戴得久，頗侷促，雙耳有點痛。」母親瞥見不遠處有一個垃圾桶，不由得說。女兒本來覺得橫豎已戴口罩，不如多走一段路才除下，因為常常會遇見生病而不戴口罩的路人，甚至迎面而來，向你咳嗽，可是，戴得口罩太久，確實辛苦，於是二人便把口罩丟於垃圾桶內。

二人乘車途中，車廂內不同位置，時時響起咳嗽聲音。「雖然不知內情，但病了該戴口罩，病了該多留在家。」母親悄悄在女兒耳邊說。女兒「嗯」了一聲，然後憶起早前網絡的一段熱話，有一名父親問網民，究竟幼兒患流感兼發燒未退，能否如期到日本大阪旅行，成功入境？結果，該名父親當然遭到眾人痛罵，指責他不理小孩病情會惡化，不顧有機會把病傳染給他人。

下車後步行片刻，母女二人終於回到家中，立即用梘液洗潔雙手，然後坐在沙發稍作休息。女兒凝視張貼在牆上的揮春，左是「身體健康」，右是「闔家平安」，她不禁默默地在心內為家人再次許願。

來鴻

■ 成志偉

芳草茵茵 綠樹蔭蔭

自然界的香花百卉，令人賞心悅目、驚歎讚頌，因為它們色彩艷麗、形態各異，用萬紫千紅來概括，最恰當不過。中外古今的文學藝術作品中，詠花讚花的不計其數，且名篇迭出、流芳百世。然而，好花也要綠葉相扶。綠葉、綠樹、綠草，對於全人類優良生態環境的造就，其功績遠超百花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所以，我們更應該多誇誇綠草，多吟吟綠樹，多唱唱綠葉。令人欣慰的是，當下人類對綠色重要性的認知和珍視程度，已明顯提升，諸如綠色食品、綠色衣服、綠色環境、綠色出行等等的提法，頻率愈來愈高地出現在媒體上和文件裡，乃至於出現了「綠色金融」這樣的新鮮詞語。可見，綠色真的很深入人心，成為口口相傳的好詞、美詞。也許這也可看作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吧。

綠色，看起來單調，卻是自然和人類健康與生命的色調！

茂盛的綠色、無垠的綠色、恒久的綠色、不謝的綠色，正是我們生活的地球最基本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源。綠色植物，給人類奉獻了無窮無盡的食品，使人類獲得生命、賴以生存、繁衍子孫、健康壯大。綠色植物給動物提供食物，有的轉化為人類經常食用的家禽家畜。尤為重要的，是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，製造出永不枯竭的氧氣，正是人類能夠活到今天的最基本條件。綠色，是大地之父，更是人類之父。綠色，是自然、人類、社會和地球生命健康、可持續發展的最根本標誌。

而今，廣袤田野裡茁長的莊稼的綠色，崇山峻嶺中蓬勃的森林的綠色，配合着村鎮城市裡星羅棋布的綠地、綠樹、綠化帶，整個大地的多數地域，均被無際的綠色所覆蓋。儘管時序有春夏秋冬之分，植物有新陳代謝之變，但綠色始終是大地的主旋律，是大地精力充沛、人類生生不息最鮮明的特徵。

當我們漫步郊野的綠色田園之中，或公園的密林與綠地之中，那蒸蒸向上的氣勢，那舒暢輕快的感覺，如脫籠之鳥，自由奔放地欣賞這滿世界養眼的綠色。比如，北京頤和園是世界名勝，遊覽者大多集中在皇家氣派的宮殿建築中。如果你多次遊此名園，倒可以改變一下路線，從南如意門入園，在西堤上步走，你感受到的是另一番景象，那就是滿眼的綠、沁人的綠、清爽的綠、嫵媚的綠。西堤景區建築不多，但綠樹繁盛，芳草如茵。尤其是夏日，在這裡散步猶如在氧吧裡吸氧，渾身輕鬆，精神煥發，步履輕捷，通體爽泰。儘管烈日高懸，這裡卻是濃蔭密佈，溫度明顯低於園外，真是納涼避暑的絕妙之地。無怪乎老年人在此靜坐、舞蹈、歌唱，孩子們在此嬉笑、玩耍、奔跑，還有不少青年人在此練功或野餐。在無邊的綠蔭之中，大家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與賜贈，體味着健康與快樂是多麼寶貴。把西堤景區稱做頤和園的綠肺，名副其實。

類似西堤那樣的大面積綠地，在北京，在全國各地，已經愈來愈多了。全民懂綠、愛綠、造綠、護綠的優良風氣，正在普及和深化。這是國家之大幸、民族之大幸、子孫之大幸！只有綠色的家園，才是生機勃勃、繁榮昌盛的。而破壞綠色、踐踏綠色的行為，都是錯誤的，不可原諒的。

我們珍惜綠色，就是珍惜生命，就是珍惜人類自己。讓大地永遠芳草茵茵、綠樹蔭蔭，是每一個地球公民神聖的責任與使命！